



石竹山分鏡

如果你第一次来福清，一定要先去趟石竹山。

石竹山是个让人惊喜不断的地方。山上有塔，有殿，有堂；山下有岛，有湖，有舟。更主要的是，这里还有一处“祈梦洞”。

那天，汗流浹背的我就是被这个自带魔力的名字牵引到洞内的。当然，疑惑也难免在心底盘旋：这是怎样的一个所在？托梦之地，解梦之地，祈福之地？瞬间，便想起了与梦有关的《牡丹亭》《春闺梦》《南柯一梦》《访问梦境》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等戏剧、小说，以及和梦有关的诗句：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”“故人人我梦，明我长相忆”“醉后不知知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”……导游笑着说，石竹山自古以来就是“梦文化”的发祥地。数千年来，祈梦文化从未中断，已经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民俗。而且，祈梦文化在东南亚等地也已扎根。朱熹、徐霞客、隐元等雅士名人都曾前来石竹山探访。

听导游这么一说，我的好奇心就更重了。作为一个有睡眠障碍的人，常常是辗转反侧，恍惚入睡后则梦境连连。苏醒后疲惫不堪，梦大都忘记了，偶尔记住的，也全和亲朋相关。或许可以说，那些梦和我的生活有着某种隐秘的勾连：经常梦到去世的祖父祖母仍在今世，我和他们盘腿

坐在土炕上说说笑笑，心中窃喜绵绵蔓延，原来他们的过世都是梦境，在现实世界里他们仍然健在；或梦到跟因误会渐行渐远的故友终于冰释前嫌，寒冬时节红泥火炉话春秋……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，梦是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经过伪装后的满足。如此看来，亲人的离世和友人的罅隙，可能是在我最在意的事吧……

怀着好奇之心入洞，凉气裹袭。抖擞精神拾阶而行，嘈杂的声音渐渐消弭，灯光越来越黯淡。进入石洞，我首先瞥到了两个指示牌：“男客祈梦处”“女客祈梦处”。石壁下方，是一张连一张的简易床。说“床”也不恰当，因为被褥都直接铺展在地上。床上坐着人，有老人，也有孩子；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洞中湿寒气重，虽是盛夏，他们大都穿着春秋的衣服。看样子很是闲适，有的在闲聊，有的在看短剧，还有的人在打扑克。

有些累了，我顺势坐在褥子上，跟身旁的女孩聊了几句。女孩齐耳短发，眼睛细长，看模样像个大学生。我有些冒昧地问：“您从哪儿来的？”她笑了笑，并未应答。我又问：“在洞里住了几天？”她说：“昨晚才到。”我又问她：“睡得还好吧？梦到想梦到的了吗？”她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后来，她轻声细语地说：“唉，我哥跟爹妈怄气，离家出走了，六年都没回家，也没音讯。找了这么些年，

连个影儿也没有。”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以陌生人的身份安慰她。她垂头抠着手指，半晌又慢慢说道：“前段时间，有同乡说在福清见过我哥，我们过来找，还是没找到。爹妈先回老家了，我就在这里住两天吧。”她抬头看了看我，抿嘴笑了笑。她的笑有些羞涩，也有些怅然。我想了想说：“您放心，肯定能找到哥哥的。”她点了点头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洞里灯光昏暗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很远，又似乎很近。另一个年轻人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，是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。洞里虽静，却并不适合读书。我试着跟他聊了聊。他是个开朗活泼的小伙子，自来熟的那种。他说他是安徽人，来这里没什么目的，就是在网上看到了祈梦洞的介绍，正好休假，就过来体验体验做梦的滋味。从小到大他从未做过梦。看到我怀疑的眼神，他笑嘻嘻地解释说：“真的，我头沾枕头就睡着，一觉到天亮，醒来后啥也记不住。那不就是没做过梦吗？我倒想看看，在洞里，是不是能做些美梦？”说完他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察觉到可能会打扰别人，声音戛然而止。此时同游的友人喊我继续前行，我忙跟他握手辞别。他不知道，我有多羡慕他。每个人都在世界上寻找自己遗失的人或物，每个人都在梦境中潜意识地治愈自我。而没有做

过梦的人，大概是最幸福无忧的人吧？

翌日，在去大姆山的大巴车上，我还间或想起在祈梦洞攀谈过的两个年轻人。女孩子梦到哥哥在哪里了吗？男孩子如愿以偿了吗？他们日后还会去这个神奇的山洞吗？一路上导游热忱地介绍着大姆山。她说大姆山是福州人的呼伦贝尔。这片面积庞大的草场植被丰富，除了青草，还有杜鹃花、酢浆草、相思树、松树、木荷等。每个季节的风景也不同。春天，100多亩杜鹃花盛开，接天覆地、气势磅礴；初夏，大海和天空交界处，还能看到海市蜃楼……

终于到了大姆山，终于见到了南方的呼伦贝尔。不过，呼伦贝尔草原是平坦的无边无际的；而大姆山的草场是在山丘上，舒缓起伏、张弛有度。清甜的空气让人兴奋，拂过的夏日凉风让人忍不住想展开双臂大声呼喊。我和友人们在草场上缓步前行，小路旁的风景不时让我们驻足。山坳处是大小不一的水沟，南岭黄牛正怡然自得地吃草，白色小鸟在石头上发呆。水沟一侧是嫩绿草场，另一侧则是墨绿松林。如是风景让我想到了喀纳斯的禾木。

继续前行，是千奇百怪的石头。据说，这些石头是白垩纪时火山喷发形成的。站在古老的石上眺望，满眼皆绿，脑中一片空白，似乎忘记了随行

的人，忘记了所有该忘或不该忘的事。尤其是清风吹过你的身体时，草场消失了，山丘消失了，山峦间的风车消失了，牛马消失了，天边依稀可见的湖水消失了，云朵消失了，自己也消失了，如坠无梦之梦……难怪1162年，朱熹游历此地时曾感喟：“大姆山下沐春风，满谷仙桃映日红。何必武陵原上去，涧边好过落花中。”

下了山，我们去一家小饭馆小憩。吃着海鲜饼，喝着滑蜆汤，凝望着不远处的草场、湖泊和山，我难免琢磨起福清这个地方。福清是个好名字，据说是出自“山自永福里，水自清源里”这句话。此话非诗非词，或许只是某部史籍中的描述语，却与此地极为洽和。作为县级市的福清，在福建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常住人口142万，海外侨胞数量庞大、分布广泛；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的第16位；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液晶显示器制造基地、最大的烷烃一体化生产基地……这样的“最大”还有很多。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仅物质丰沛，还能同大姆山这般的美景、“祈梦洞”这样与我们的精神慰藉息息相关的场所相伴。如果有机会再来，我一定先去大姆山的草场上睡一觉，再到“祈梦洞”美美地睡一晚。“浮生暂寄梦中梦，世事如闻风里风”，那才真的是清风拂梦，我自逍遥。

## ■作家故事

# 谭谈的方言

□石光明

说起谭谈的方言，一直是朋友圈的一件乐事。

在朋友眼里，谭谈不仅是一个作家，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、一个有趣的人。说起他，津津乐道的，不光是他《山道弯弯》等作品的影响，不只是他对年轻作家的提携，也不限于他在任期间对湖南文学事业和作家队伍建设的建树，还有他那随和甚至随性的生活琐事，以及与这些琐事息息相关、终身难改的那一口涟源方言。

第一次见到谭谈，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。他陪同客人来拜访一位领导，恰巧由我先接待。他那时40来岁，已是著名作家。我只能算个“文青”，对他闻名已久。初次见面，看到他衣着朴素，一口熟悉的湘中腔调，心底多出几分亲近。过后领导问我：“他们的话你都懂吗？”接着说，“嗯，要听懂还得费点劲。”这位领导是北方人，虽在湘东那座工业城市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，但对纯粹的湘中涟源方言还是比较生疏。

多年后，谭谈已卸任中国作协副主席，辞去了湖南省文联主席，仍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。一位参加会议的非娄底籍作家曾问我：“听谭谈主席在湖南代表团的讲话最有意思。他总是第一个发言，大嗓门，语速快，声如洪钟，表情很打动人，待听完却完全没听懂。是不是我的语言能力太差？”说完莞尔一笑，又补一句，“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。”我于是想起曾听到的一个故事。据说，《潜伏》作者龙一曾与谭谈一同散步，相谈甚欢。外省作家都知道谭谈方言口音重，几乎无人能懂。有人便问龙一：“他说的你听懂了吗？”龙一如实答：“一句也没听懂。”问者甚惑：“你们不是有说有笑吗？”龙一说：“我们谈得很愉快啊。”龙一是天津人，一口津门普通话，谭谈绝对是能听懂的；而龙一则从谭谈的眉飞色舞和肢体动作中，读懂了他浑身洋溢的快乐乐观和心灵欢愉。作家之间，心灵是相通的。

方言俗称地方话，通行于一定地域，是相对普通话而言的语言地方变体。过去只知道汉代扬雄是辞赋家，没想到他还是语言学家，是最早研究方言的。他的《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学专著，耗时二十七年撰述，保存了大量古汉语词汇和方言等宝贵资料。湖南方言在汉

语方言中，历史悠久，其祖源是古楚语。湖南山水纵横，是方言复杂的地方。俗话说，“五里不同音，十里不同调”。但各种方言都表现出“同中有异、异中有同”的特点，呈现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。

湘语是湖南方言的主体，是生活在湘江、资江流域一带居民使用的主要语言。据研究，湘语又分为新湘语与老湘语。新湘语的标志是长沙话，而老湘语以娄底一带方言为代表。涟源属于古梅山地区，梅山是上古时期蚩尤部落的繁衍生息地。这里山重水复，阻隔封闭，浑如世外。直到北宋开梅山，分设新化、安化二县，派官员治理，兴办教育，移民大规模进入，梅山地区才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圈。

方言接地气，洋溢淳朴，绽放美感，是作家形象思维和写作的源泉、沃土。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，不少都打上了方言的烙印。我曾迷恋作家赵树理的“山药蛋味”，周立波的“茶子花香”，孙犁的“白洋淀风”，捧读老舍、刘心武、邓友梅的“京味小说”及冯骥才的“津味小说”，细品路遥、陈彦的秦腔陕调。这些文学大家都是运用方言要素来构思写作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。无怪乎冰心盛赞一位苏格兰诗人用方言写作，“富于人民性、正义感，淳朴、美丽”。

读谭谈的小说，清新质朴，挟着浓郁梅山文化风情的语言扑面而来。湘中一带特有的乡土词汇随处可见，湘语短促直率的语言节奏亲切悦耳。他善于运用湘中民间的生活意象，以方言塑造人物形象，还原湘中矿区和乡村的真实生活。他并不全盘照搬方言，文辞“土而不涩”。小说既具湘湖文学的韵味，又始终把握着普通话和方言的最大语言公约数。

谭谈的方言，就是他的生活底色，是他的文化胎记，更是他的文学原乡。如同他笔下的龙山山道，折弯了又拉伸，始终保持弹性、韧劲和张力。是用涟水河的水浸泡再晾晒，沉淀结晶的乡土岁月，如九蒸九晒的黄精，貌不惊人、黑不溜秋，却软糯微甘、入味入心。他就是用蕴藏于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密码，以自己个性化表达的独特方式，与世界对话，撩动了读者，征服了听众。听谭谈话，品咂其随风过耳的方言，有时空交叠的感觉。古音今言，让人恍然，仿佛一阵风从岁月深处吹来。

其实，谭谈并非一个话多之人。与朋友在一起，他更喜欢当一个倾听者。正襟危坐，偶尔会心一笑，时而蹙眉沉思。但谭谈一旦开口，便如高山流水，有滔滔之势。其文学与人格魅力融合增强了声情并茂的方言魅力，人们不管听得懂听不懂，都会竖起耳朵听。一般人难懂的方言却成了大家想努力弄明白的东西，抢戏变成了主角。当然，也离不开朋友们的烘托。书法家郦福初就多次表扬他：“普通话又有进步了。”作家汤素兰称他的口音为“涟源普通话”时，他也总是嘿嘿一笑。

我的书柜里整齐排放着《谭谈文集》十余卷，还有一些单行本和近些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。部分是我早年购买的，大多则是他陆续赠予的。每当取来翻看，我仿佛在听谭谈用他所特有的，如龙山流云、涟水飞波般的浓重方言，给我讲着弯弯山道边一个个昨日的故事。

## 盛宴的新疆

□熊红久

新疆像一个盛宴，装得下所有的惊叹和礼赞。当你站在天山脚下，面对苍茫辽阔的草原，或者仰望高耸入云的雪山时，会产生许多感慨。雄壮和柔美、苍凉和热烈、干燥和潮润、死寂和活泼，这些看似矛盾的景象，竟都能在这里和谐与共、相伴相生。沉寂的沙漠和汹涌的河流诞生于此，挺拔的雪峰和低洼的盆地驻足于此，干涸的湖底和美丽的湖泊遥望于此……每一次对新疆大地的遥望，都会惊诧于它的博大和丰饶——似乎没有什么奇迹是新疆缺乏的。

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新疆人，天生注定了自己的骨骼里，早就萃取了这片土地的养分。长成一朵雪莲或者一株胡杨，都是疆域想要的形状，都是大地呈现的芬芳。它们的物质特性隶属于新疆的一部分，它们的精神品质却能展现整个新疆。当我开始书写家乡的时候，内心早已拥有了166万平方千米的内涵。

一直以为故乡与作家之间，有着一组隐秘的

暗码，它构成了交流的基本要件。当我们摊开稿纸，开始为家乡书写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进行一层层的解码，将每一个景象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提炼出来，就像让盐从海水里面结晶出来那样，让漂泊的情结呈现出完整的原貌，也让柔软的情感找到坚实的依靠。

行走在新疆大地，面对一座山、一片湖、一丛金灿灿的胡杨，都会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，舞蹈起来，甚至冲着望不到边的草原虎啸狼嚎。这是内心生发的情感，是言语抵达不了的艺术再现。这时候会觉得，不是艺术找到了新疆，而是新疆孕育了艺术。

新疆大地的每一个细节，都富含文艺表达的景象。文艺家所做的，只不过是找到它们，并将其的一部分领回家。想要全面展现新疆地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，实在是一种奢望。任何一门艺术，也无法企及全部。所以，我只能在自己有限的篇幅里，打开一扇小窗，让外面的风吹进来。

## 硅化木挂果记

□肖云儒

去过那里一趟。车队从敦煌翻越当金山垭口，经青海茫崖进入若羌，西行、北拐，插入离楼兰古国不远的沙漠南沿时，就有一片胡杨林在环望无际的沙漠中，凝固成了硅化木遗址。我不知那里是不是眼前这几位耆老的故事。

朔风之中，只见一片片像扶杖寿星那样的林子，在我眼前展开。它们不需要水分，不需要养分，只需要头顶有穿云的阳光、脚底有相伴的大地，只需要有风沙将自己的躯体打磨得越来越粗粝，就能够告知世人自己那无比强韧的存在。当时我久久站在它们面前，静听这些木林石柱在风中的轻语。我听到了它们用自己的语言，诉说着世世代代与大自然的搏斗以及搏斗中的相携。

“五老”搬进公园后，起初蛰伏了几十年。后来便有了小动静：斑点似的小苔藓在硅木的缝隙中冒了出来，渐渐连成虚虚的绿线。不久，一棵树苗从硅木脚下探出了头，歪着脖子好奇地看着身边的老爷爷和世界。爷孙俩中间隔着需要光阴跑几亿年的距离。它们共同用绵绵长长的光线，织出了一段段讲不完的故事。

我想，最开始，这大约是哪位游人无意搁下了

几颗树种。然后在雨露的浸润下，绿色的生命便活泼泼冒了出来。那棵小树长到半人高时，有人发现它竟是一株无花果。

无花果虽不算珍稀树种，性格却极为独特，生命力出奇旺盛。在三两个春天里，它扯起绿帆，层层绿叶如层层宝塔一路砌上来。叶子张开成手掌状，有如千手观音，从几棵硅木的缝隙里朝着天空高高地、神圣地举起来，在硅木柱的上方形成一把茂密的绿伞，又连成一朵绿云似的荫盖。绿色小球似的小果实，三五个聚成一簇，长大了，沉甸甸挂下来。硅化木于是渐渐隐身于树荫之中。

本是遥不可及的隔代人，现在浑然成了一个生命整体。有人惊喜地喊：“硅化木长叶子了！”可不，一眼看去，硅化木有了那么大的荫盖，结了那么多的绿果。只是硅化木依然缄口不言。

我执拗地认为，这不是天地的不经意，一定是造化精心预设的生命构想。穿越亿万岁月的硅化木，也有绿叶的簇拥和扶持，有果实的垂青。硅化木复活了，越过亿万年的荒凉，终于在这公园中，与生命之绿重逢、相遇。



硅化木化石群